

罗伯特·范诺伊, 《圣经预言的基础》, 第 12

讲《但以理书》的日期, 传统学派的历史, 口述传统和写作

C. 据称丹尼尔有晚期语言特征

1. 希腊借词

我们正在研究有关但以理迟到日期的论点。我们已经研究了预言不会发生的假设。我们已经研究了历史错误, 现在 C., “据称存在晚期语言特征。”这一论点集中在但以理书 3:5 中关于乐器的几个希腊借词的使用, 以及据说是后期类型的阿拉姆语的使用。如您所知, 但以理书 2:4 到第 7 章结尾都是用亚拉姆语而不是希伯来语写的。该部分的阿拉姆语据说是阿拉姆语的晚期形式。再说一次, 我认为这些论点都没有说服力。有大量证据表明, 早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之前, 希腊人就与古代近东地区有过接触。换句话说, 我们的假设是, 如果有希腊借用词, 那么它一定是在亚历山大统治下的希腊帝国发展以及希腊语言因他的征服而传播的时代之后。争论确实可以扭转。令人惊讶的是, 如果这本书实际上是在公元前二世纪写的, 那么希腊语单词并不多。只有三个, 而且这些都是乐器的技术类型的单词, 所以它似乎并不是什么相当重要的东西。。

2. 晚期阿拉姆语 那些研究阿拉姆语问题的人会发现这变得相当技术性和复杂性。一篇文章指出, 《但以理书》阿拉姆语词汇中90%的词汇都是从公元前5世纪或更早的文献中得到证实的。如果您查看引文的第 16 页, 您会发现页面底部以及

第 17 页上有一些材料来自乔伊斯·鲍德温 (Joyce Baldwin) 对《廷代尔》系列中的丹尼尔 (Daniel) 的评论。你会注意到她正在谈论阿拉姆语的论点，并说：“但以理的阿拉姆语被证明是帝国阿拉姆语，或者‘就其本身而言，几乎无法与大约约1000年以内的任何信念确定日期。公元前 600 至 330 年”因此，区分后来发展起来的“东方”和“西方”阿拉姆语是无关紧要的。起源地的唯一标志来自于词序，这暴露了阿卡德语的影响，并证明“但以理的阿拉姆语属于帝国阿拉姆语的早期传统，而不是后来的帝国阿拉姆语的本地巴勒斯坦衍生品。”如果您查看第 8 页的参考书目，您会发现有一篇 KA Kitchen 的文章《丹尼尔的阿拉姆语》，然后是埃德温·山内溥的三篇文章《丹尼尔的考古背景》、《丹尼尔和丹尼尔》。亚历山大之前爱琴海与近东之间的接触》和《但以理书中的希腊语与希腊在近东的影响》。这些文章对于我们拥有哪种阿拉姆语以及这些希腊借词这一问题特别有用。我认为鲍德温和山内的结论（这些都不是强有力的论据）都有很好的论证。我不会花时间进一步阅读鲍德温在你的引文中的内容。

3. 来自库姆兰（死海古卷）的论证 但是让我们看一下讲义。我们在那里读到，来自死海古卷的证据证明了但以理在公元前 150 至 100 年（最迟，甚至可能更早）的库姆兰副本中的存在。有一个强有力的论据认为它们的日期都在公元前 165 年之前。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复制该作品，如果其作品的较晚日期被接受，那么它就已经在库姆兰社区中获得了规范地位。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说它写于大约 165

年，最晚是 150 年，那么它已经在库姆兰社区被认可为圣经的规范部分。如果是最近才写的，这似乎是不太可能的。

4. 结论

结论。没有什么令人信服的理由让丹尼尔迟到。对于晚期的每一个历史和言论点都有充分的答案。根本问题是人们是否准备好接受一般预言的可能性。如果人们确信但以理不可能如此清楚地谈论未来，尤其是安提阿古·埃皮法尼的时代，那么我们必须设法将其日期定在这个时间之后。对于那些接受真实预测可能性的人来说，这些材料以及圣经中许多其他预测部分都被用作证据，证明有一位上帝控制着所有历史，他通过他的仆人向他的子民讲述了未来的事件先知。

学生问题

学生问题：为什么但以理同时用希伯来语和阿拉姆语写作？

我认为没有人明确回答过这个问题。有些人试图争辩说，希伯来语的部分更多地针对犹太人，而另一部分则针对整个世界。阿拉姆语得到了更普遍的理解。但我不太确定你能解释这一点。我不能给你更多。我认为没有人对此给出过合理的解释。

C. 传统史学派 1. 口头传统 -- HS Nyberg

C节，就我们的总主题而言，“先知书的作者们”是“传统学派的历史”。这是过去半个世纪发展起来的事情。这种观点的早期倡导者之一是来自瑞典乌普萨拉的 HS Nyberg。他写了一本《何西阿研究》。根据尼伯格的说法，古代近东各种信息的正常传播方式是口头而不是书面。因此，这部传统史试图论证，他在《旧约》中发现的先知所记录的这些材料的传播方式和方式是口头传播方式，而不是书面传播方式。他说，故事、歌曲、传说和神话是通过口口相传代代相传的，而不是作为书面文学。他声称《旧约》也是如此，因此流放前的巴勒斯坦文字仅限于实际事务，例如合同、纪念碑、官方清单、信件——这些都是技术性更强的东西。但历史、史诗故事、民间传说等的传播都是通过口头进行的。

尼伯格随后提出，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结论就是成文的《旧约》出现的时间要晚得多。这是犹太社区在公元前 587 年耶路撒冷被毁和马加比时期（约公元前 165 年）之间的创建。因此，在以色列前往巴比伦直到公元前二世纪期间，所有这些口头材料都变成了书面形式。在此之前的书面形式必须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传播几乎完全是口头的。

第三，预言的讲道也是口头传播的，直到巴比伦被掳之后才被写下来。先知不是作家。这就是我们开始讨论的问题：先知是作者吗？他说，不，他们是传教士。他们所宣扬的概念最好是口头传达，直到流放结束为止。艾斯费尔特在《*现代研究旧约*》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尼伯格的一段话，在你的参考书目中，尼伯格说：“成文的旧约是流亡后犹太社区的创造；在此之前的内容肯定只是少量以固定的书

面形式出现。只有以最大的保留，我们才能将作家视为先知。我们必须考虑保存和传承材料的传统圈子，有时是中心。不言而喻，如果不对所传递的材料进行一些改变，这样的传播过程就不可能继续下去，但我们所看到的不是文本的损坏，而是积极的转变。对于其他方面，旧约学者最好认真考虑一下重新获得 *ippissima verba*（旧约人物的话语）的可能性。我们除了他们的言论传统之外一无所有，除了口头传播形式之外，他们的传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不可能存在。”它将你的思维从书面文学的范畴拉入传统口头传承的范畴，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弟子圈子，在这个过程中材料被转化。由于这些材料的传承性质，你无法真正回到先知的话语中。

2. 哈里斯·伯克兰 (Harris Birkeland) 第二位，哈里斯·伯克兰 (Harris Birkeland) 是尼伯格的学生，他采纳了自己的观点并将其应用到个人预言书中。他说，预言书很可能是已经僵化的口头传统的文学表现。先知被一个圆圈包围着，起初很小，但后来不断扩大，在他死后继续他的工作。预言话语的生动传播正是在这些门徒圈子中找到了自己的家。伯克兰推测，先知们被保留下来，或者被组合成不断增长的更大的“传统复合体”，即预言放弃和传统复合体的结合。除了先知的话语之外，有关他们的其他信息也被融合在一起。因此，预言的说法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并在过程中不断地被重塑。最终保留什么，取决于什么在人们的生活中被证明是相关的和活跃的，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就做出了选择，伯克兰将其比作自然生活中的适者生存。那些被证明具有重要意义和相关性的东西被保留了下来。整个传播过程都是在

所谓的“传统圈子”中进行的。由于传播方式的原因，人们无法再说出什么原本属于先知，什么应该归属于传统。因此他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必须放弃“回到先知和伟大天才本人身边”的尝试。先知的话在哪里？好吧，关于传播方法的整个想法告诉我们，你无法真正确切地知道。因此，我们必须从我们对预言书的研究中消除诸如“注释”、“较大的文学作品”、根据文学模式形成的表达等观念。相反，我们必须用适合口头传播过程的表达方式来代替这些表达方式，例如“传统”、“复杂”、“圈子”等。此外，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关于语言的 *ipissima verba*”的事实。如果有的话，先知的问题只能在传统历史的基础上而不是文学批评的基础上得到解决。”换句话说，你从文学类型的关注转移到口头传统的关注。

3. Eduard Nielsen, 《口述传统与现代问题》旧约导论

这种方法中的第三个重要的事情是爱德华·尼尔森 (Eduard Nielsen)，他的著作《口头传统》 (*Oral Tradition*) 和《现代问题旧约导论》以英文出版，他的思路与尼伯格和伯克兰相同。我想给 A.“这篇论文的概要”。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到他在书中提出的一些材料，与其说是为了他正在提出的论点，尽管这确实很重要，不如说是为了他给出的证据，证明了记忆大量材料的作用在古代近东文化中以口头方式流传下来。其中一些很有趣。

1. 巴比伦的记忆 在你的讲义上，“本书的第一章讨论了古代近东口头传统的使

用。尼尔森表明，现代人对背诵的蔑视并不是古代闪米特人的特征。我认为这种蔑视对于 21 世纪^{的美国}来说仍然很重要。我们不喜欢记住东西。他提请注意一些巴比伦文本，这些文本表明，记忆构成口头传统基础的旧文本在巴比伦并不奇怪。看看第 17 页 A 节的引文，“现代人对背诵文本的蔑视是口头传统的必要基础……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似乎热衷于写作；但我们有一些背景强调死记硬背的重要性。我们从经常被引用的伊拉神话的结论中引用：“背诵这段文本的抄写员逃脱了敌人的攻击，这是值得尊敬的。”在学识渊博的人群中，我的名字经常被提及，我会打开他的耳朵。在亚述巴尼拔对沙玛什的祈祷中，值得注意的是，它以诅咒和祝福结束，有点类似于古代东方皇家铭文，我们在祝福中读到：“凡能背诵这段经文并荣耀众神的审判者沙玛什的人”愿他使他的珍贵，愿他口中的言语使人们喜悦。”这是指学习这些文本并将其牢记于心。

2. 背诵《古兰经》回到讲义。在阿拉伯，《古兰经》尤其是在存在的早期是通过口头传播的。任何希望进入爱资哈尔清真寺的人在开罗一定能毫不犹豫地背诵整部《古兰经》。那个清真寺仍然是开罗非常重要的清真寺。看看你的引文第 18 页的 B 段，“谈到西闪米特文化，我们会注意到，很明显，书面文字并没有受到高度重视。它不被认为是一种独立的表达方式。尽管《古兰经》催生了一种可以与犹太教和新教相媲美的“圣经神学”，但《古兰经》的书面抄本在伊斯兰教中却扮演着令人惊讶的低调角色。《古兰经》一直以来——就像它存在的第一天一样——都是

口头流传的。每个人都想进入爱资哈尔清真寺（在开罗）必须能够毫不犹豫地背诵整部《古兰经》，他们的圣典是由一名入门者背诵并由年轻的弟子重复背诵，直到他们背诵为止。”现在那是一个与我们生活不同的世界。通过口头聆听、引用它，然后将其牢记于心，以便您可以作为一群清真寺的入会者背诵它，从而记住整本《古兰经》。

3. Johanan ben Zakkai 和密西拿记忆 回到你的大纲。在犹太教中，维斯帕先集中营的囚犯约翰南·本·扎凯（Johanan ben Zakkai）可以凭记忆背诵整部密西拿，从而准确地知道一天中的什么时间，因为他确切地知道背诵密西拿的每个部分需要多长时间。转到引文第 18 页底部的 C 段。故事讲述了约翰·本·扎凯在维斯帕芎营地中的故事。当他第一次受到维斯帕芎的接见后，“他们抓住了他，用七把锁把他锁起来，并问他现在是晚上几点。”他告诉他们。他告诉他们现在是白天几点，而我们的主人乔哈南·本·扎凯是怎么知道的呢？来自密西拿的背诵。换句话说，约翰南·本·扎凯拉比不仅熟记了他的《密西拿》，而且还知道背诵每个段落需要多长时间，以及他需要多少时间才能读完这一切。”于是有人问他现在几点了。是的，他会因为背诵密西那而知道。现在这可能有点夸张了，但你看尼尔森在这里所证实的是，在古代近东，人们将大量的材料投入到他们的记忆中。

4. 柏拉图与口述记忆

第 19 页顶部的 D 段再次来自尼尔森，“作为对写作艺术传播的明确反应，我们可以引用柏拉图的以下言论（来自《法德罗篇》）。它们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这种反应并非源自普通民众、无知的粗俗大众——因为文盲的特点不是蔑视，而是对书面文字的尊重。这些话代表了柏拉图与他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贵族的共同态度。”柏拉图在这里引用了苏格拉底的话。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苏格拉底：那么，我听说，在埃及的诺克拉提斯，有一位古老的神祇，他的圣鸟名叫朱鹭，而这位神本人的名字是特乌斯。他发明了数字、算术、几何和天文学，还发明了草图和骰子，最重要的是，发明了字母。当时全埃及的国王是塔姆斯，他居住在上部地区的大城市，希腊人称其为埃及的底比斯，他们称神为阿蒙。特乌斯向他展示了他的发明，并说这些发明应该传授给其他埃及人。但塔姆斯问每一个都有什么用处，当特乌斯列举它们的用途时，根据他赞成或不赞成的方式表达赞扬或指责。据说，塔姆斯向特乌斯说了很多对各种艺术的赞扬或批评的话，这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重复。但当他们收到信件时，泰特说：“国王啊，这项发明将使埃及人变得更加聪明，并提高他们的记忆力；”因为我发现了记忆和智慧的灵丹妙药。但塔姆斯回答说：“最聪明的特乌斯，一个人有能力创造艺术，但判断艺术对使用者有用或有害的能力属于另一个人；现在，作为文学之父的您，在您的感情的引导下，赋予了文学一种与它们真正拥有的力量相反的力量。因为这项发明会在那些学习使用它的人的头脑中产生健忘，因为他们不会练习他们的记忆力。他们对写作的信任是由不属于他们自己的外部人物产生的，这会阻碍他们使用自己的记忆。你发明了一种不

是记忆的灵丹妙药，而是提醒的灵丹妙药；你给你的学生提供了表面上的智慧，而不是真正的智慧。”为什么？“因为他们会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阅读很多东西，因此看起来知道很多事情，而实际上他们大部分都是无知的，很难相处，因为他们并不聪明，只是看起来聪明。” 5. 现代

反思

我觉得这很有趣，如果苏格拉底在很多很多世纪前就提出了这一点，那么你就进入了我们的技术时代，我们不仅有印刷文字，而且现在有所有这些信息被我们淹没，我们会寻找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些事情，但其中 90% 的内容我们很快就会忘记，因为我们还没有将其内化。它只是漂浮在那里。如果我们不把事情记在记忆中，我们可能会损失很多——特别是在圣经领域和圣经话语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上。所以，我觉得这很有趣，并不是因为它确实支持了尼尔森试图用它提出的论点，而是因为它提出了问题和问题。

返回讲义第 16 页。至今仍有数以千计的婆罗门教徒背诵他们的书籍，其书目长达 153,826 字。印度教徒通过口头方式代代相传他们的吠陀经。古希腊也是如此。

6. Israel and Memory and Write Back 在引文第 19 页上有一个段落。我们不会花时间看这个。但尼尔森引用了所有这些例子，然后他说在以色列，宗教文本以

同样的方式传播。只有在流放之后，他们才找到了极大的固定。他同意尼伯格的观点，即文字的引入是由于信任危机，而信任危机是由于流亡引起的。他们会失去一些东西，所以他们需要把它写下来。

他试图以双重方式确立这一论点，一是通过确立以色列文字的从属地位来消极地确立这一论点，二是通过确立口头传播的重要性来积极地确立这一论点。我想花时间仔细研究他的讨论论点，但据他说，在以色列流亡之前，文字主要仅用于实际目的，例如合同、政府、纪念碑、官方登记册列表、信件，而不是用于纯粹的文学目的。历史传统、史诗故事、民间传说，甚至法律都是他口口相传的。他在结论中说：“除非极其谨慎，否则作家不应被视为先知和诗人。”这就是传统历史方法。

B. 尼尔森论文的评估

1. OT 口头传统示例：Exod. 10:1-2

B.“尼尔森论文的评估。”古代以色列确实存在口头传统，但我们不应该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有一位荷兰学者WH Gispén写了一本关于旧约口头传统的专著。在那本专著中，他讨论了旧约中二十八篇不同的有关口头传统的文本。其中最突出的是出埃及记 10:1、2、申命记 6:20-25、士师记 6:13、诗篇 44:1-3 和诗篇 78。让我们看其中的几篇。出埃及记 10:1 和 2，这是关于瘟疫的背景，你在那里读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去见法老，因为我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为要行这些神迹。在他们中间显出我的神迹。’”然后在第二节中，“使你们可以将我怎样

严厉对待埃及人，怎样在他们中间行我的神迹，告诉你们的子子孙孙，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主在这里的部分目的是，父母将这些事情口头告诉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孩子会将这些事情传给他们的孩子，而神所做的事的故事将世代相传。

2. 申命记 6:20-25

申命记 6:20-25，“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你的典章、律例、法度是什么意思？’”告诉他：“这是上帝为他的子民所做的事情的故事，“我们在埃及曾是法老的奴隶，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我们眼前，主向埃及、法老和他的全家施行了伟大而可怕的神迹奇事。但他把我们从那里带出来，带我们进来，并给了我们他向我们的祖先起誓应许的土地。主吩咐我们遵守这一切律例，敬畏主我们的神，这样我们就可以永远兴盛，得以存活，就像今天的情况一样。如果我们在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谨守遵行这一切律法，正如他所吩咐我们的，这就是我们的义。所以，当你的孩子问起这些事情意味着什么时，请告诉他们。”

3. 诗篇 44 和 78

让我们看诗篇44:1-3，“神啊，我们亲耳听见了；我们的祖先已经告诉你们在他们的日子里、在很久以前的日子里做了什么。你亲手驱逐列国，栽植我们的列祖；你摧毁了人民，使我们的祖先繁荣昌盛。他们不是靠剑赢得了土地，也不

是靠手臂赢得了胜利；这是你的右手，你的手臂，还有你脸上的光芒，因为你爱它们。”

然后诗篇 78，让我们从第 1 节开始，“我的百姓啊，要听我的教训；听我口中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说出隐藏的事，就是古时的事。我们所听到和知道的，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的。我们不会向他们的孩子隐瞒他们；我们将向下一代讲述主的值得称颂的事迹、他的大能以及他所行的奇事”等等。第6节：“这样，下一代，就是未出生的孩子，就知道他们的事；他们也必告诉他们的子孙。然后他们就会信赖上帝，不会忘记他的作为，而且会遵守他的命令。”

4. 总结

因此，有明确的提及在旧约时期发挥作用的口头传统，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第一，这种口头传播是在家庭圈子的“*sitz im Leben*”中发现的。它在生活中的处境如何？这是父亲告诉孩子，孩子告诉他们的孩子。继承传统的人是他们的孩子的父亲。没有证据表明其他行列和地方存在职业吟游诗人或游吟诗人。第二，诗篇 78:6 的目的是让后代知道上帝的作为。第三，所传承的传统至少是从我们可以从对救赎历史基本事实的总结中得知的内容组成的。你可能会说，这是一份关于上帝为他的子民所做的事情的简短简历。第四，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传统从未与书面固定相分离。

例如，在《出埃及记》17:14 中，我们回到了这里的马赛克——以色列从埃

及到西奈山的途中，在这里遭到亚玛力人的攻击。然后耶和华对摩西说：“把这话写在书卷上，作为值得纪念的事情，并确保约书亚听到它，因为我要从天下彻底抹去亚玛力人的记忆。”当然，这可以和孩子们讲，但它也被写下来，这样传统就不会脱离书面固定。在以色列以外的大部分地区也是如此，甚至在尼尔森提到的埃及和巴比伦等国家以及《古兰经》中也是如此。你看尼尔森使用的例子并不能证实他的观点。因为那些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学到的传说是被背下来的文本；《古兰经》是一部被背诵和传承的文本。所以，是的，确实有一个口头传统，但即使在他的例子中，口头传统也不能在文本的书面固定之外或分开运作。口头背诵遵循书面原稿。

5. 成文或口头法典 五、我认为不能否认以色列很早就有成文法。他试图辩称，即使是法律也是口头流传下来的。中东地区已发现许多早于摩西时代的成文法典。例如，汉谟拉比法典和利皮特-伊什塔尔法典。它们的时代都早于摩西，并且都是以泥版的形式书写的。

6. 有文字记录的历史——民数记 33:2 最后，还明确提到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民数记 33:2 谈到摩西所保存的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旅程的记录。民数记 21:14 谈到耶和华的战争书，称为书卷或书卷。它一定是书面来源。然而尼尔森坚持认为，直到撒玛利亚陷落之前，它仅以口头形式作为诗歌作品存在。列王记上 11:41

这本书提到了所罗门的历史。列王记上 14:19 和 29 提到记载犹大诸王的书。

7. 书写先知文本：历代志 1 和 2 进一步，还提到了先知的著作。我们在这里主要关心的是先知是谁。先知是作家吗？请看《历代志上》29章29节：“大卫王在位的事，自始至终都写在撒母耳先见的记上，拿单先知的记上，迦得先见的记上，并他的统治和权力的细节，以及他和以色列以及所有其他国家的王国周围的情况。”听起来相当全面。据说这些是由先知撒母耳、拿单和迦得写的。历代志下十二章十五节说：“罗波安在位的事，自始至终，不都写在先知示米雅和先见易多的家谱上吗？”然后还有另外三处提到先知伊多。有趣的是，历代志下 32:32 提到了以赛亚。让我们看一下“希西家在位的其他事迹和他的善行，都写在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的异象里，写在犹大和以色列的诸王记上”。

因此，在我看来，尽管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尽管尼尔森引用了许多以口头形式传播的大量记忆材料的例子，但这并不能说明口头传统的存在除了书面固定之外。所以我不认为他的观点成立。

8. 诗。 77 – 口头传统的例子 我可能只是在这里插入一点，在某些地方，古代以色列的口头传统证据补充了旧约的书面材料。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看一下诗篇第 77 篇，它谈到以色列从埃及被拯救。第15节说：“你用大能的膀臂，救赎了你的百姓，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后裔。神啊，众水看见你，众水看见你就翻腾；最深处都在

震动。云倾泻水，天空雷鸣；你的箭来回闪烁。你的雷声在旋风中响起，你的闪电照亮了世界；大地颤抖起来。你的道路通向大海，你的道路通向浩瀚的水域，尽管你的脚印没有被发现。你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带领你的百姓如同羊群一样。”在提到红海时；这里提到“雷电”。如果你回顾一下《出埃及记》第 14 章的经文，就会发现没有提到雷电或风暴事件。那个是从哪里来的？它可能来自于口头传统，因为诗篇作者意识到他在描述当时发生的事情时使用了它。

9. 约书亚记 24 章作为口述传统的例子 在约书亚记 24:2 中，约书亚生命结束时，他在示剑举行了一次圣约更新仪式。约书亚在 24 章 2 节中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包括亚伯拉罕和拿鹤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敬拜别神。’”约书亚在哪里懂吗？创世记中没有提到他拉和拿鹤敬拜其他神。很可能有代代相传的口头信息。

10.2 蒂姆。 3:8 作为口头传统的例子 在《提摩太后书》3:8 中，你提到了埃及出埃及时的魔术师雅尼和詹布尔。这些名字从何而来？出埃及记中没有提到术士的名字。它可能是通过口头传统流传下来的。在旧约的后面部分有很多此类信息的例子，新约中包含了旧约正典书籍早期书面材料中没有的内容。因此，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对口头传统在古代以色列可能发挥的作用持防御态度。这可能是一件非常突出的事情。但关键是，它并没有像尼尔森试图说的那样发挥作用——它是这些伟

大的预言材料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传递的手段，直到最终形成书面固定。

11. 结论 因此，结论是：第一，尽管古代以色列存在口头传统，但它并没有发挥尼尔森所赋予的作用。第二，我认为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在流亡之前写作没有被用于文学目的。这与我们对世界古代地区以及旧约的了解相反。例如，埃布拉最近的圣经外考古发现证实，在亚伯拉罕之前的时代，书写是出于“文学目的”。你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2300 年的埃布拉，根据对这些文本的说法，即使文本本身尚未出版，那里也有很多史诗般的故事材料。第三，编年史家提到的资料表明先知确实写下了文字。编年史家特别列出了一些写作的先知的名字。以赛亚是唯一被提及的正典先知书的作者之一。另一个人的材料没有保存下来，但他们是写作的先知。没有理由断定先知不是作家。我们不应该忽视耶利米书第 36 章对先知耶利米写作过程的详细描述

。解释预言著作的一些诠释学原则

这给我们带来了罗马数字 IX，“解释预言著作的一些解释学原则”，以及 A.，“预测性预言的一些一般特征”。我想首先看看这些一般特征，然后在 B.“一些解释指南”下。

1. 预言的目的 首先介绍预言的一些一般特征。 1.“预测性预言的目的。”你可

能会说，我们已经提到了圣经预言的两个方面，有时被贴上“预言”和“预言”的标签。我所说的“告诫”是指劝告、责备、纠正和指导。我所说的预言是指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的预测，有些是在不久的将来，有些是在遥远的未来。我认为，预言性信息中的直言不讳的方面常常被忽视，而倾向于预言性的方面，这种方式常常掩盖了预言性信息的基本目的。

我们要在这里讨论预测性预言的目的。它是什么？我认为它的目的不是为了迎合那些对未来感到好奇的人的胃口，预测预言在今天不应该以这种方式使用。预言中的预测元素——这是大多数人在谈论先知时所想到的一永远不应该与其旁观功能（即其指导性质）分开或隔离。预言信息的目的是劝诫、责备、反思、鼓励和呼吁悔改。

看看你的引文第 20 页。我认为这里有 3 个不同的作者。首先来自 William Dyrness，请注意他所说的话：“哈尔·林赛（Hal Lindsey）的第一本关于预言的书 [《已故的伟大行星地球》，25 年前非常受欢迎的书] 的出版恰逢占星学在三个世纪中最伟大的复兴，这绝非巧合。一百年。（有趣的是，他的书经常与占星手册一起出现在书店中。）人类可以像逃避占星学一样轻松地逃避预言。无论哪种情况，他都是棋子，因此免除了道德责任。从书的最后几页来看，这不是林赛的目的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必须小心，我们对基督再来的渴望并不是出于逃避责任的愿望。”

然后罗斯在下一段中说道：“如果这些预言确实是出于基本的道德考虑，正

如我相信详细的研究将证明的那样，那么我们的反应才是最关键的问题。如果我们应该成为解释预言的专家，如果我们对未来的事情有所有的了解，是的，即使我们知道耶稣来临的日期和时间，但如果我们的生活没有因对神将要做的事的期待而改变，那么我们已经把预言研究变成了一场室内游戏，我们的知识变成了诅咒而不是祝福。”

最后，德怀特·威尔逊在这里提出了一些我认为常常是前千禧年末世论思想的弱点的东西。我认为自己是前千禧年论者，但前千禧年论者对预言的解释存在很多滥用。他说：“前千禧年论者的历史充斥着大量错误的推测，这些推测损害了他们的可信度。有时，错误的认定是教条式的，有时只是概率或可能性，但结果总是一样的——对前千禧年论的怀疑增加。面对前千禧年论者的陈述的人需要意识到预言解释的复合过去，其中包括以下现象。当前的危机通常被认为是结束的标志，无论是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巴勒斯坦战争、苏伊士危机、六月战争和赎罪日战争。罗马帝国的复兴被认为是墨索里尼帝国、国际联盟、联合国、欧洲防务共同体、共同市场和北约。对反基督者的猜测包括拿破仑、墨索里尼、希特勒和亨利·基辛格。”历史上有这样一种认同，即旧约中有关时事的某些预言部分的应验，而这些预言的部分一次又一次地被证明是错误的。有些人会陷入那种事情中，有点迷失并且着迷。

2. 圣经中预测性预言的功能

我们回到圣经本身，就预言性预言的功能而言，它的目的是什么？看1 约翰福音 3:3。在第2节谈到基督的第二次降临之后，“我们知道，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就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对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正如他洁净一样。”换句话说，基督的复临不只是猜测。它将影响你现在的的生活方式。

请参阅彼得前书 4:7：“万物的终结近了。因此，要头脑清醒，自我控制，以便你可以祈祷，因为基督即将再来。”这会影响你现在的的生活方式，“最重要的是，深深地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彼此热情好客，不要抱怨。每个人都应该利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恩赐来服务他人，成为上帝各种形式恩典的忠实管家。如果有人说话，他就该说神的话。如果有人服务，你应该用力去做。”为什么？“因为一切的终结已经临近，它即将到来。”

请参阅彼得后书 3:11。在第 10 节中，他谈到诸天消失，被火摧毁，大地和其中的一切都裸露着。“既然一切都会这样毁灭，那你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你们都应该过圣洁敬虔的生活，期待神的日子到来。”请看第 14 节：“亲爱的朋友们，既然你们盼望这事，就应当尽力使自己毫无瑕疵，无可指摘，与他和好。”帖撒罗尼迦前书 5:1-11，“亲爱的弟兄们，关于时间和日期，我们不需要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很清楚，主会像夜间的贼一样降临。”他在第 6 节继续谈到我们的反应：“所以，我们不要像别人睡着了，总要警醒、节制。”直到第8节，“我们就当节制，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第11节：“你们要互相勉励，互相造就，正如你们现在所做的一样。”

3. 预言的目的

我们看这样的文本，其中预言中的预测元素被赋予上帝的子民，向他们表明他的救赎计划正在按照他神圣的目的、计划和时间表向前推进。所有人民和国家的历史都服从于这一历史进程的主权秩序，因为历史进程是按照他的目的向前发展的。这一事实旨在影响那些听到该信息的人的生活方式。先知们的讲话是为了促使上帝的子民过圣洁的生活并顺服上帝，无论是在他们那个时代，还是在他们讲道的时代之后很久还活着的人们。我们不应该忽视这一点，因为对我来说，这是最初传递信息的最重要的部分。是的，上帝确实有一个目的和计划，这些事情将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发生在我们身上。但这应该塑造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因此，预言信息的预告方面不应该被对预言信息的预言方面的兴趣所吞噬。好吧，我们就到此为止吧。

由 丽贝卡·沃尔德、杰西卡·汉克勒、露丝·查德威克、康纳·布里格斯
转录， 奥利维亚·格雷、凯拉·施万克、约书亚·阿尔维拉（编辑）

粗略编辑：Ted Hildebrandt

最终编辑：凯蒂·埃尔斯 特德·

希尔德布兰特重新叙述